

「聖者」的語錄
——《論語》導讀



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

助理教授

黃智信

明代學者李贄（一五二七至一六〇二）於所撰《續焚書》中，有〈題孔子像於芝佛院〉一文，云：

人皆以孔子為大聖，吾亦以為大聖；皆以老、佛為異端，吾亦以為異端。人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，以所聞於父師之教者熟也；父師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，以所聞於儒先之教者熟也；儒先亦非真知大聖與異端也，以孔子有是言也。……儒先臆度而言之，父師沿襲而誦之，小子朦朧而聽之。萬口一詞，不可破也；千年一律，不自知也。……至今日，雖有目，無所用矣！余何人也，敢謂有目？亦從眾耳。既從而聖之，亦從眾而事之，是故吾從眾事孔子於芝佛之院。

在李贄心中是否真的認為孔子（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）是「大聖」，暫不深究。值得省思的是，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幾度用功地研讀過《論語》，是否便是在「萬口一詞」、「千年一律」的儒先與父師影響下「朦朧而聽之」，「從眾」而「以孔子為大聖」，「雖有目」，其實是「無所用矣」的！

漢代的司馬遷（前一四五至前八六）於《史記》〈孔子世家〉的最後，說了一段頗為值得參考的話：

《詩》有之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雖不能至，然心鄉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為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，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，余祇迴留之，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。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《六藝》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！

一位偉大的人物，儘管在世的時候極其顯耀，往往過世之後，便榮光褪盡，聲華不再。可是孔氏一族於傳十餘世後，到了漢代，魯地的儒生仍以時習禮其家；《六藝》之學為學者所宗。因此，司馬遷尊稱其「至聖」。

自漢迄今，王朝幾經更迭，學術屢見興衰，然而孔家更顯淵遠流長，孔子的影響仍未消滅。僅就此點，《論語》一書，做為與孔子密切相關的文獻，便值得仔細閱讀。更何況品讀此書的好處實在不少，有待我們仔細體會。

書名的由來與涵義

「論語」一名始見於《禮記》〈坊記〉，但〈坊記〉中的原文引孔子語，多稱「子云」，僅一處作「論語曰」，因此武內義雄〈論語原始〉、趙貞信〈論語一名之來歷與其解釋〉等文，認為文中的「論語」二字是後人的旁注，於抄寫過程中竄入成為正文，

並不是書名。

「論語」做為書名其時甚晚，大約起於漢代文、景、武帝之際。在此之前，或單稱「論」、「語」，或別稱「傳」、「記」，或引作「論語說」、「孔子曰」。先是漢文帝為廣遊學之路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皆置博士，此時應已有「論語」之書名。其後，韓嬰之《韓詩外傳》、見於《漢書》〈董仲舒傳〉所記載的董仲舒〈對策〉二者中也都可見「論語」之書名。韓嬰為漢文帝時博士，漢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；董仲舒於漢景帝時為《春秋》博士，漢武帝時應詔對策。經過這樣的發展演變，「論語」逐漸成為此書之通稱。

至於何以將書命名為「論語」？相關的解釋不少，班固於《漢書》〈藝文志〉中說：「《論語》者，孔子應答弟子、時人，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《論語》。」此處既說明命名為「論語」的原因，又簡單述及其編纂之經過。陳大齊（一八八六至一九八三）《孔子學說》第一章則云：

《論語》書中所用「論」字，是「討論」的意思，所用「語」字，只是「告知」的意思。《論語》所載以孔子言論為主，而孔子言論可大別為二類：一為與人問答討論，二為未經人問而自動告人。前一類正是「論」，後一類正是「語」，

故書名「論語」者，意即孔子的「論」與「語」，用以顯示全書的主要內容。

透過對《論語》書中「論」、「語」二字的分析，歸納出二者的意思分別為「與人問答討論」、「未經人問而自動告人」，此說可供參考。

其書的編纂與流傳

《論語》一書中出現不少內容重複的篇章，所以或將此書的前十篇視為「上論」，後十篇為「下論」。清代學者崔述（一七四〇至一八一六）於《洙泗考信錄》更認為「下論」後五篇尤為駁雜可疑。這樣的區分，正是因為一般認為《論語》至少經過二到三次不同階段的編纂後集成書所導致的結果。

漢初，《論語》的傳本有《魯論》二十篇、《齊論》二十二篇、《古論》二十一篇。西漢末，漢成帝時的張禹根據《魯論》，兼採《齊論》，編為《張侯論》。東漢末，鄭玄（一二七至二〇〇）就《魯論》（可能是張禹的改編本），考之《齊論》、《古論》，撰成《論語》注本。

西元一九七三年，在甘肅省金塔縣北部的肩水金關遺址，以及西元二〇一六年，江西省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，都出土了部分《齊論語》的資料。鄭玄的《論語》注，敦煌與吐魯番都有唐寫本多種存世。另有西元一九七三年出土於中山懷王劉修墓

的河北省定州漢墓竹簡《論語》，可能是《張侯論》之前的版本，與《魯論》、《齊論》、《古論》都不盡相同。

其後，《論語》的重要注解本，如魏何晏的《論語集解》、南朝梁皇侃的《論語集解義疏》、宋邢昺的《論語正義》、宋朱熹的《論語集注》、清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等。

表現孔子人格之良書

今本《論語》有二十篇，各篇多取首句除「子曰」、「子謂」外的二至三字做為篇名，共四百八十二章，約一萬六千字。篇章的次序、各篇章數的多寡、各章文字的長短等，都沒有固定的體例。其中的十九篇多記孔子的言行，或孔子與弟子、時人間的問答，為語錄體的著作。只有第十篇的《鄉黨》以記事為主，內容主要是孔子在朝或閒居時的儀態、衣著與飲食等細節。

正因如此，陳大齊《孔子學說》指出《論語》歷經兩次的結集，第一次共十篇，以記言的九篇居前，記事的《鄉黨》置後，是為「上論」。第二次的結集再收錄「下論」的後十篇。

梁啟超（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）於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》一書中，指出《論語》是「表現孔子人格唯一之良書」，將這「編次體例，並無規定；篇章先後，似無甚意義」

的二十篇內容，歸納為以下八項：

關於個人人格修養之教訓；

關於社會倫理之教訓；

政治談；

哲理談；

對於門弟子及時人因材施教（注重個性的）的問答；

對於門弟子及時人、古人之批評；

自述語；

孔子日常行事及門人誦美孔子之語（映入門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）。

通過梁啟超所揭示的八項，大概可以掌握《論語》一書的主要內容。

至於此書所呈現孔子的重要思想，藝人卜學亮曾經唱過一首名為〈子曰〉的歌，其第一段的歌詞內容如下：「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個仁 仁的表現是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己所不欲 他勿施於人 如以仁為本體 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來 對父母為孝 對兄弟為悌 對朋友為信 對國家為忠 對人則有愛心。」這段歌詞的內容不長，卻頗能道出《論語》的要義。

《孔德成先生文集》中，收入了孔老師一次在孔孟學會所作題為「先聖孔子的事蹟及其學說」的演講稿，文分七大項，除「一、孔子的家世及其生平」外，其餘分別為「二、孔子的學說」，指出1.孔子的「必也正名乎」的正名主義。2.為政首在富民的經濟政策。3.不贊成窮兵黷武，但不可不教民戰的軍事主張。4.在個人品德方面，以仁道為基礎；在倫理道德方面，以孝為根本的道德觀念。「三、孔子的人格修養」，安貧樂道，富於德性的修養，陶冶在真感情中。「四、孔子教學的方法和祂的教育目的」，因材施教，注重個人的啟發。「五、孔子的抱負」，出於天之所命，負有拯救當世的責任。「六、孔門弟子對孔子的讚頌」，弟子對老師的讚頌，各有客觀的立場，如同孟子所說：「智足以知聖人，污不至阿其所好」。而「七、結論」中說：「總之，孔子的學說，是從本身確實做起，那麼就要以『克己復禮』修身，以『忠恕』待人，然後才能博大胸懷，推而廣之，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』，『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了』。」此段確實是對《論語》一書及孔子的重要思想做了極其精闢的總結。這篇講稿對於理解孔子、掌握《論語》精義，可以有很好的引導。

《論語》的閱讀方法

雖然《論語》的文本內容並不艱深，但這樣一部語錄體的著作，全書的編排未具體系，閱讀起來確實不易「一以貫之」。以下謹提出幾點，供讀者參考。

首先須找尋適合的讀本，直接閱讀《論語》的文本，或透過漢至清代的注本，當然都是很好的辦法。但如果這樣的方式在理解上有困難，透過現代的注解或翻譯本的輔助也是可行的。例如毛子水《論語今註今譯（修訂本）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一九八四）、楊伯峻《論語譯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五八）、孫欽善《論語新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八）等，都可以參看。不過，並不建議閱讀選注或選譯本。

其次，宜參考相關的文獻。《孟子》〈萬章下〉說：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」這樣的「知人論世」之說，對於閱讀《論語》而言更顯重要。這方面，可以先研讀司馬遷《史記》中的〈孔子世家〉及〈仲尼弟子列傳〉，這二篇是對於孔子及其弟子較早且較完整的文獻，有助於了解孔子與其重要弟子的家世及時代背景。司馬遷於〈太史公自序〉中說明所以撰作二文的原因分別是：「周室既衰，諸侯恣行。仲尼悼禮廢樂崩，追修經術，以達王道，匡亂世反之於正，見其文辭，為天下制儀法，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。作〈孔子世家〉第十七。」「孔氏述文，弟子興業，咸為師傅，崇仁厲義。作〈仲尼弟子列傳〉第七。」清楚地揭示了孔子及其弟子在文化傳承上的重要性。〈仲尼弟子列傳〉中有以下一段記述：「孔子卒，原憲遂亡在草澤中。子貢相衛，而結駟連騎，排藜藿入窮閭，過謝原憲。憲攝敝衣冠見子貢。子貢恥之，曰：『夫子豈病乎？』原憲曰：『吾聞之，無財者謂之貧，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。若憲，貧也，非病也。』子貢慚，不懌而去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。」經商

有成而又居高位的子貢，風光地前往探望發展不甚順利的子思，當看到居陋室、敝衣冠的他，子貢感到羞恥，便以「豈病乎」相詢。但子思認為自己是「貧」而非「病」，一番話讓子貢慚愧而不悅地離開了，為了自己一時的失言，子貢終身引以為恥。每個人的發展與際遇不盡相同，成功與否難以用身外之物衡量。這個例子，值得同學與朋友間引以為戒。

關於孔子及其弟子，可參考錢穆《孔子傳》（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本，臺北：聯經，一九九四）、李啟謙《孔門弟子研究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一九八八）、蔡仁厚《孔門弟子志行考述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一九九二）等。

此外，江連隆《論語と孔子の事典》（京都：大修館書店，一九九六）、駱承烈《孔子歷史地圖集》（北京：中國地圖，二〇〇三）、吳頌芬《萬世師表：書畫中的孔子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一七）、邢義田《畫外之意：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二〇一八）等，都是圖文並茂，有助於《論語》閱讀的著作。

原為上課的講授內容，經整理而成書的，如潘重規老師《論語今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二〇〇〇）、李零《喪家狗：我讀論語（修訂本）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，二〇〇七）及其續篇《去聖乃得真孔子：論語縱橫讀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二〇〇八）、孫中興《論語365：越古而來的薰風，徐迎人生四季好修養》（臺北：聯經，二〇一九）等，文字平易，發人省思。

也可《論語》全書各章重新進行分類排列，這樣的工作，也有前例可循。如錢穆先生《孔子傳》的附錄五為〈舊作論語新編〉，分「記孔子生平行事」、「記孔子立身傳教之精神及其人格學養之造詣」、「記孔子日常氣象，及其對人處世應物之微」……，計十四類，刪《論語》中的三十三章，其餘四百六十五章歸入十四類中。又如胡楚生教授《論語新編解義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二〇二二），分「勵學」、「教育」、「孝悌」……，計二十類，收錄《論語》中的三百六十五章。李零《去聖乃得真孔子：論語縱橫讀》也做過如下的嘗試：將《論語》拆開來讀，上篇講人物，縱著讀；下篇講思想，橫著讀，所以命名為「《論語》縱橫讀」。透過這樣的重組工夫，可以清楚掌握孔子對於仁、政、孝、禮樂……的具體主張。

應躬行實踐、靈活運用

宋代黎靖德所編《朱子語類》卷十一〈學五讀書法下〉有二段文字非常值得深思，其一說：

學者有所聞，須便行，始得。若得一書，須便讀、便思、便行，豈可又安排停待而後下手。且如得一片紙，便來一片紙上道理行之，可也。

此文提醒我們，得一書「須便讀、便思、便行」，不可蹉跎停待。另一曰：

今人讀書，多不就切己上體察，但於紙上看，文義上說得去便了。如此，濟得甚事！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」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！」古人亦須讀書始得，但古人讀書，將以求道。不然，讀作何用？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，皆以涉獵該博為能，所以有道學、俗學之別。

指出讀書須「就切己上體察」，「將以求道」，不可「文義上說得去便了」，或以「涉獵該博為能」，方是「道學」，而非「俗學」。研讀《論語》也該如此，正如《子罕》篇所說：「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」我們正該記取這樣的警示，努力實踐，勇敢向前。

最好還能靈活運用，身處世界局勢瞬息萬變的時代，我們雖然未必能夠以「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」，但既然讀過《論語》，理應取之與我們現實生活做對照，盡可能讓所知能為我所用。享有「日本企業之父」、「日本近代化之父」美譽的澀澤榮一（一八四〇至一九三一）喜讀《論語》，所撰寫的《論語與算盤》一書影響深遠，曾是企業界競相研讀與效法的經典名作，擁有廣大的讀者群，在臺灣也有多種譯本面世，是善於運用《論語》的範例。

讀《論語》的樂趣與獲益有待我們細細品味，就讓我們手握《論語》一書，如同朱熹所說，「便讀、便思、便行」去吧！

